



# 联合国 大会



OCT 21 1991

PROVISIONAL

A/46/PV.25  
18 October 1991

CHINESE

UNION COLLECTION  
大会

## 第四十六届会议

### 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10月7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希哈比先生 (沙特阿拉伯)  
嗣后：姚先生 (副主席) (缅甸)

#### 一般性辩论(9)(续)

##### 下列人士发了言：

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肯尼迪·A·西蒙兹先生讲话	
博尔基亚王子	(文莱国)
切佩先生	(博茨瓦纳)
戈米那-班姆巴里先生	(中非共和国)
豪鲁先生	(贝宁)
恩加卢基英特瓦利先生	(卢旺达)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1-61378

下午3时20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肯尼迪·西蒙兹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大会首先将听取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的讲话。

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肯尼迪·西蒙兹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极其荣幸地欢迎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肯尼迪·西蒙兹先生,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西蒙兹先生(圣基茨和尼维斯)(以英语发言):我向大会带来了圣基茨和尼维斯政府和人民的最真诚的问候,我认为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讲话是极其荣幸的。

我真诚地与前几位发言者一起祝贺前一届主席、马耳他的吉多·德马尔科在存在着空前挑战的阶段里以他的才干处理了我们以前的工作。

接着我又立刻欢迎我们新的主席,沙特阿拉伯的萨米尔·希哈比,我仅向你保证我国坚决支持你,并继续与你合作。你极其精干地领导这届会议,值得我们最高度地称赞,也预示着第四十六届会议将取得成功并获得丰富的成果。

然后,我谨特别感谢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他继续在困难和艰巨的时刻表现出尊严、风度和杰出的品质,为联合国作出了贡献。他工作的重心始终是为世界各国人民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他出色地领导了联合国工作。秘书长先生,我国政府与人民向你致敬;我们钦佩你的不懈努力;我们保证支持你以我们大家已经熟知的那种精干的、有效的方式为国际社会服务。

过去,有人曾经对联合国的意义提出疑问,对会员国坚决保护弱国的意愿表示怀疑。这已经成为历史。这一各国的聚会曾经采取行动保证恢复其较小会员国之一科威特的主权,全世界都赞赏地注视着这一情况。多数国家热情支持,有些国家冷嘲热讽,但没有一个国家无动于衷。联合国今天经历着最美好的时刻,但这仍然是存在的

巨大挑战和机会的时刻。

大会的活力反映在新会员国的众多。圣基茨和尼维斯曾被热情地接纳到这一组织,今天,我很荣幸地热烈欢迎新的会员国。我欢迎我们长期以来的朋友大韩民国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众所周知,我国政府数年来一贯倡议同时接纳两国,我欢迎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共和国。我向这些新的会员国的政府和人民保证,我国政府和人民将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事业中与他们进行最积极的合作。

尽管民主在世界各地蓬勃兴起,但是灾难深重的海地人民却继续被剥夺了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的机会。我国圣基茨和尼维斯,以及整个加勒比地区对海地军方非法拘捕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及其政府成员,篡夺依照宪法所建立的政府的权力这一行动感到震惊。海地军方的凶恶野蛮的行为是对海地人民在1990年12月选举中普遍地、明确地表达的公开意愿的令人无法接受的否定。

圣基茨和尼维斯以及整个加勒比地区社会毫无保留地谴责这种对海地刚开展的民主进程的公然攻击,并要求恢复宪法秩序,以及阿里斯蒂德神父的共和国总统职务。

加勒比地区社会在过去曾经吁请国际上采取一致行动,加强海地的民主成就。今天我们再次提出这一呼吁,加勒比地区社会正在美洲国家组织的范围内为恢复海地的民主而努力。

联合国在其他危机地区作了果断的行动,我呼吁这一组织紧急地和明确地采取行动摒弃海地非法政权,并采取所有适当措施恢复海地的民主以及按宪法选举的政府。

海地人民痛苦地向世界社会发出要求解救的呼吁。这一次让我们不要使他们失望了。

我今天谨着重讨论通过和平实现发展作为新的国际秩序的基础的问题。

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已经减缓,柏林墙被自由的潮流所推翻,科威特得到了解放,

对民主的一些挑战正有所减轻,外交活动及谈判越来越被接受为取代暴力和流血的方式。

美国布什总统倡议单方面削减核武器非常及时,值得欢迎。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反应是对减少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的重大贡献。我们现在应该抓住目前的机会,努力实现彻底销毁核武器。

然而,世界和平不应该只被看作是没有世界大战,消除东西方紧张局势,或实现停火。世界和平的概念应该比这基本和深入的多。它应该意味着接受人类平等和尊严,实现社会正义,以及在全球维护个人的人权。世界应该象树立战争堡垒一样刻苦工作,建立和平的基础。

改善教育、消除贫困、减少失业、保持健康、提供人们住得起的房屋、把科学技术用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些应该是把全球用于积聚武器的财政资源转向投资人类发展所应该得到的红利。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这是我们必须加入的新的战斗--而且我们不能失败。

我们所有各国人民通过和平获得发展应该在这一背景下进行,即全面政治解决各种冲突,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实现自决,充分尊重国家主权,遣返并重新安置离开家园的人。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人民应该拥有并享受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其政治和经济命运的权利。但历史表明有时这种权利只有在外来干预或起码是外来谴责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持。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向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财政、技术和物质资源,这样我们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社会经济重建渡过难关。为此,圣基茨和尼维斯政府和人民和大家一道呼吁在全世界的不安中实现持久的和平。

我们赞成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直接讨论所有问题,确定并讨论所有各方的权利、责任和关心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进一步赞扬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他坚持努力,

在仍然动乱的中东地区鼓励各国人民之间的和谐相处。

同时，我赞扬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它通过国务卿贝克的不懈的外交努力，试图把领导者们带到谈判桌上来。

南斯拉夫的激烈动乱也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确实，南斯拉夫人民自己必须决定和计划他们的未来，但同时，我们能够也应该努力施加我们的影响，结束暴力和流血，恢复稳定。

伊拉克的顽固继续造成国际社会的不安。我们必须保持适当的制裁，直到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充分实施，直到伊拉克人民及其联邦能够在不害怕常规武器或核武器或不受其恐吓的情况下生活。

南非仍然是另一个引起我们严重关注的地区。我们欢迎德克勒克政权采取的摧毁种族隔离支柱的步骤，但同时我们必须记住种族隔离并没有结束。直到实现不分种族的平等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我们的目标才算达到。最终目标仍然应该是实现一人一票。我们不能接受欧洲和美洲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有一个标准，而南非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却有一个较差的标准。

圣基茨和尼维斯人民，事实上整个加勒比共同体，将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继续对南非当局实行制裁，我们反对在这个时候全部取消制裁。我们认为，现在取消制裁还不成熟，并警告这可能导致延缓种族隔离不可避免的终结。我呼吁国际社会在可以看见种族隔离的结束时不要后退。我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在这关键时刻抛弃南非的被压迫人民，而是坚定不移，直到正义、平等和自由成为所有人的现实。

民主及个人权利和自由都是我们加勒比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我们希望我们的非洲兄弟姐妹也得到同样的东西。

柬埔寨人民仍然没有得到和平与正义，这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他们同样也有权利追求经济发展的成果。我们呼吁继续作出建设性努力，直到实现结束冲突、开创发展时代的解决方案。

我国政府支持苏联走向基本改革和民主化的新方向。它毫无疑问为消除东西紧

张局势作出了贡献,这一局势发展使得全球都宽慰的松了一口气。

我确信,将大量动员财政、技术和物质资源帮助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变革。这是应该的。然而,联合国应该特别警惕,以保证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受忽视,或被抛入人类发展的死角。应该把用于战争经济的资金转而用于发展经济,并动员更多的资金。

联合国应该成为调停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工具。本组织因此能够指导或协调对小国的发展需求作出的反应。我们需要一个仍然致力于其所有会员国的持续增长和发展的组织,从而建立并保持世界伙伴关系。

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加强解决问题的多边方式。我们应该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如果国际社会要履行恢复和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从而使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能够繁荣昌盛,并结出硕果,那么国际社会就必须团结在这一体系的周围。

发展和环境问题对取得更好的生活质量十分重要,因此我必须讨论这一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共同承担着保护和维护环境的责任。但是,看来在这方面一些国家似乎比别的国家更加平等。

1966年,一家大型的航空制造商认为有必要毁灭630英亩的繁茂森林来建造一个联合工厂。这是一个发展优先于环境的例子。这一决定的重大发展价值今天完全被接受,并且没有受到质疑。但是,在事情的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环境问题——有时是真实的,有时却是虚构的——正变成附加在为穷国提供的发展援助上的重要条件限制。难道我们应当认为在发达国家发展可以优先于环境,而在正受到充满敌意的世界经济体系束缚的发展中国家,环境却必须优先于发展吗?

对环境保护和发展的保证绝不能违背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在对环境的关注和一个国家的全面发展之间必须存在平衡,以致于环境问题不会阻碍穷国的发展。

此外,必须认识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对环境的关注也不同。在发达世界,

重点在于象臭氧层、酸雨和有毒废料这样的问题上。但在圣基茨和尼维斯,我们需要直接援助的领域是固体和液体废料的管理,海洋生物的保护,海滩的保护,礁石的保护,防止海岸侵蚀,以及海洋资源和国家发展计划的充分结合。

现在我必须特别提到从伯利兹起到圭亚那的加勒比国家,这些国家是由从巴哈马起到特立尼达这样的发展中岛屿小国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是一串连接南北美洲的珍珠,美丽多彩,但却易受打击。我们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打击,极易受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全球经济发展的打击。我们极易受到世界经济秩序的打击,这一世界经济秩序将我们出售的产品的价格订在低水平上,但却提高我们购买的产品的价格。我们发现我们陷入了贫困、债务和不发达的痛苦之中。

但是,由于我们靠近美洲国家,由于文化和价值的交错深入影响,由于电子通讯革命的促进,我国人民产生了很高的希望。我们已通过个人和区域的努力以及国际支持,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状况。

虽然从一方面来看我们的位置为发展,尤其为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但它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危险。我们也极易受到麻醉品恐怖主义分子,即毒品贩子的打击。我们必须共同对这些死亡和毁灭的制造者继续发动全面战争。我们将继续需要更多的援助,以便通过教育、卫生保健和康复来减少需求,我们必须在禁止和执行领域中加强我们的共同努力。

当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被全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吸引时,我认为我必须努力使发展中岛屿国家对发展的关注继续成为国际议程上的一个事项。

在我们这一地区邻国之间关系方面也出现了积极的发展。我要赞扬伯利兹和危地马拉政府为了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解决了它们之间的分歧。危地马拉宣布承认伯利兹为独立国家不仅使伯利兹能够正式参加中美洲一体化进程,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加勒比和中美洲关系。现在两国政府为了解决剩下的困难问题,以促进两国间的和平共处,正在进行谈判,我国政府对它们的谈判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

此外,我国政府赞扬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在提供各种途径方面已经发挥和将

在我国历史上的这一时刻,我们受到了重大的挑战,即要求我们结束冲突、促进人类发展的恢复。在这一广泛目标的范围内,必须特别注意儿童的福利。当我们在这里召开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关于儿童问题特别最高级会议时,我们曾经特别强调了这一方面。让我们努力重新致力于使和平为世界各地人民带来发展的挑战,但是,当我们满足我们的儿童的健康、教育、娱乐和心理需要时,我们应当使和平变得对他们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就是我们最崇高的目标。

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肯尼迪·西蒙兹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坛。

文莱也要欢迎联合国的七个新会员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立陶宛共和国。

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许多地区已经存在许多不确定的东西。世界新秩序的开始也许帮助消除了长期问题的一些外在迹象,但还没有向我们表明如何处理问题本身。造成问题的基本原因仍然有待我们探求。人们为建立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世界进行的许多积极努力使我很受鼓舞。但是,我也认为有真正的必要防止旧问题重新出现。



冷战也许的确结束了,但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国家仍然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全。在看到突出政治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几个地区持续存在的暴力、社会动乱和严重的内乱。

此外,有三个具体的全球性问题。这里,我指的首先是某些发展计划可能导致巨大的环境破坏这一危险;其次,我注意到毒品正在对作为所有国家主要劳动力的年青人的幸福构成持久的威胁;最后,除上述两点之外,我们造成人力和物质破坏的能力在不断加强。最让我感到忧虑的是,我们似乎没有找到控制这种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途径。

这些问题造成的安全问题与公开敌对的行动同样危险。它们反映出的不确定程度令人不安。尽管出现了积极的全球变化,但这些问题造成的一系列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它们都有可能导致争端。我认为,我们能够阻止这些问题变成公开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采取联合行动。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全球背景下确定我们关注的安全问题。要作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找到解决办法。我认为这两种必要是关键。

正如我指出过的,我并没有忽视我们在冷战后时期看到的积极发展。它们显示了一些迹象,表明我们有可能共同前进。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的总统最近就削减核武器所作的宣布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倡议,其他核大国作出的令人鼓舞的反应也同样值得欢迎。他们表明一个新进程已经开始。我认为,它可能开始回答许多联合国会员国一再作出的在这一领域采取行动的呼吁。

我同样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联合国参与努力帮助解决区域冲突。我高兴的看到我们开始共同处理全球问题。然而,联合国的最后成功取决于其会员国及组织的态度。建设我们希望看到的联合国要由我们大家作出贡献。联合国的每一个会员国都应该积极参加帮助确定联合国的作用。这样,我们就能够相信联合国不会用狭隘的眼光解决问题。

冷战后时期是一个呼吁会员国尽一切努力就如何处理双边及地区问题达成一致

看法的时候。这也许是我们最紧迫的需要。没有它,对必须作出什么努力来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就不可能有一致;在决定我们必须作些什么来保护环境时也不可能有很多的共同看法。

其他动向要求我们承认,我们目前问题的规模要求用广泛的途径加以解决。为此目的,我们必须鼓励更好的理解、合作以及相互依赖。正如波斯湾战争所表明的,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影响国际和平的区域争端的结束。然而,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它显示了合作的需要,表明当全球社会受到共同威胁时,我们有能力共同努力实现联合国的目标;也表明即使双边和多边争端继续破坏区域和平,我们也能够作到这一点。

在这方面,我认为区域性机构在确保各地区保持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已经很高兴地注意到,区域性组织已经在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挥了作用。

我们尤其欢迎最近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争端各方和有关各国为最终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共同努力。

在朝鲜方面,我们认为使得北南对话得到促进的国际合作区域框架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南非,我们看到了各国和国际组织最终说服了比勒陀尼亚政权开始消除种族隔离。

同样,在中东,美国所发起的倡议以及国际社会和区域机构所采取的主动行动给了我们新的希望。我们感到,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的框架内实现持久和平和公正解决办法终于有可能成为现实。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令人担忧的领域。我认为,各国可以通过它们各种区域或国际联盟为改善这些领域作出很大贡献。我认为,必须承认,区域对话可以加强各方所需要的安全感。这还必然有助于确保一个国家所关心的安全问题不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安全威胁。总之,我认为,区域机构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支持联合国目标的

实现有着非常现实的前景。

今天，我谈论了一下在一个新的政治环境中仍然未能得到解决的安全问题。在这方面，我已经强调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手段。我们有必要把这些政治手段利用起来。共同的全球问题需要我们采取统一的行动，我们应该接受这一点。我们不应该一定要等到双边或区域性分歧解决以后才采取此类行动。有关区域组织在决定应采取什么形式的行动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帮助作用。但是，只有在支持国际原则方面各国表现出政治意愿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作到这一点，一种合作和谈判的气氛才能够真正的从我们的共同观点中产生。在各区域组织的有力支持下的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将越来越有利于各国人民的福利与安全。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具备我刚才谈论的各种手段。我们还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使得各会员国通过集体安全来解决它们的问题。文莱达鲁萨兰国将完全支持为推进这一进程而采取的一切行动。

奇普小姐(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许多在这一讲坛上发言的人已经在我之前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你给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主席职务带来了不可多得的领导才能。主席先生，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只是想向你保证，我们也坚信你的领导才能将使本届重要会议的辩论取得圆满成功。我们非常真诚地祝贺你当选出任这一重要的职务。

马耳他杰出的外交部长在他的任期内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他圆满地完成了工作，我们向他致意。

我们欢迎刚加入联合国的7个新会员国。我们向它们致以良好的祝愿。增加7个新会员国只能加强本组织的力量和活力，并使得它更接近普遍性的目标。

在不曲不挠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稳健和坚定领导下，联合国继续对变化迅速的人类历史现象作出强有力而富有创造性的反应。过去的一年对我们的秘书长和对联合国来说是尤其充满挑战甚至威胁的一年。在大会上届会议期间全面展开的海湾危机今年年初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战争的后果至今尚未

消除。值得感谢的是一个复兴的联合国没有对这一危机束手无策。侵略已经被击败。科威特埃米尔国已经得到解放。我们要向秘书长致意,在他的领导下,联合国获得了新生。

核恐怖、政治专制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旧世界已经让位于一个新的世界。正如秘书长的报告(A/46/1, 英文第4页)所说的那样,在新世界里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我們是否有能力“执行日益复杂变化的和平项目”。联合国在确定世界新秩序方面的领导作用确实是非常关键的。秘书长的报告还说:“联合国的效率已经不再令人怀疑”。(同上)\*

我们认为,仍然令人怀疑的是我们作为本组织的成员是否愿意给联合国必要的钱财去执行日益增多的任务。世界各地出现的和平需要培育,与此同时,由于旧秩序的突然结束而导致爆发的新冲突正威胁着刚刚诞生的世界新秩序。而我们期待着联合国在由于拖欠和迟交会费而受到阻碍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在库房空竭的情况下去维持和平和应付冲突。这是不可能的使命!

然而,世界正在改善。已经开始了历史的新循环,我们必须共同参加决定其特性。今天在全球各地普通男女正坚持要求重新掌握其命运。多党制民主已成为人类的共同号角声,这是对人民力量现象胜利的确认。不管是在非洲、东欧或是今天世界的其它地区,一股不可阻挡的更新进程正在展开。

然而随着民主多元化的斗争的加剧,出现了新的冲突,而旧的、迄今为止受到压制的敌对态度也释放出来。历史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优势主义的表现正威胁着我们全体致力培育的世界新秩序的和平演变。变革并不是在各地都和平地到来。这种情况很少。我们对陷入困难和痛苦过渡时期中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其它东欧国家表示同情。这正是秘书长以通常的直率和准确性所称的“希望与危险奇异地同时存在”(A/46/1, 第6页)。

---

\* 副主席吉尧先生(缅甸)主持会议。

然而,我们认为该希望是超越时空的。一个没有核屠杀、政治暴虐以及极权主义威胁的世界并不一定就没有冲突,但它是国家和人民之间和平与安宁的最好保证。可以理解的是,有人害怕和担心我们进入了单极时代,由一个超级大国不受两极化的制约平衡而主宰世界,而且在世界新秩序中那的孤独的超级大国可能会更加横行霸道,制造更多的恐惧。即使在我们强烈希望随着联合国得到加强,经济升格成为力量的权威所在,世界新秩序的特点将表现在受到相互依赖的经济竞争所驱使的民主多极化的时候,这种忧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必须强调的是,一个持久的世界新秩序只能产生于我们的联合努力,而不是某个孤独的超级大国的命令。

第四十六届会议的议程象过去一样是冗长和名目繁多的。他从一方面表明我们在解决本组织面临的许多问题上面仍然要走很长的路。希望联合国内的新气氛将加强我们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我们已经看到,当联合国为和平作出的努力在安全理事会以及大会得到会员国支持的时候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已显示出,只要团结一致,它能够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者采取果断行动。

在亚洲,柬埔寨的悲剧看来终于即将结束。这已杀害了几百万无辜生命的持久冲突中的各方最后就一项将用于进行多党民主选举的选举制度达成协议。在此联合国作为解决棘手问题的公正仲裁员的作用再次证明具有不容怀疑的效力。

不幸的是,阿富汗仍在流血,继续成为受害者。这不是因为联合国无法找到解决这一内战的成功办法,而是由于参加内战各方拒绝执行《联合国日内瓦协议》的文字和精神而成为受害者。希望美国与苏联最近作出的停止对交战各方提供武器的决定将使双方不再有持续这场毫无必要的流血的动力。

但是美国和苏联并不是交战各方武器的唯一供应国。因此,联合国必须清楚表明,持续延长阿富汗悲剧的那些次要的武器供应者同样有尊重联合国协调达成的和平协议的责任。

在中东,战争的枪炮声至少已在伊拉克科威特前线消声。感谢上帝,科威特的自

由和独立已经恢复。我们没有允许一个危险的先例在人类的脸颊上留下伤痕——不让一个细小、毫无防卫能力的独立和主权国被一个强大的邻国从地球上灭迹而不受任何惩罚。我们可以无休止地对《沙漠风暴》行动的过度行为或毁坏行为进行争辩，但事实是科威特作为自由和独立国家的存在得到恢复确保了象我们国家这样的细小、毫无实力以及毫无防御的国家享有作为自由和独立国而存在的不可剥夺权利——当然，条件是从现在起在处理强国反对弱国的侵略活动时不会有选择地表现道义。

塞浦路斯问题依然难以解决。世界今天有人们所称的新思维，而且世界正在飞速变化以致于地图生产商们绝望沮丧地举起双手。然而有些事却拒绝改变。其中之一就是具有田园风光的塞浦路斯岛。一个不威胁任何人的不结盟的联邦国家受到不幸的分割。秘书长在过去几年里为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却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各方依然坚持故有的立场，对周围变革之风的冲击充耳不闻。塞浦路斯必须统一，在世界新秩序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中东也由于冲突各国坚持似乎不可协调的立场而处于冻结状态。黎巴嫩已采取决定性步骤走向内部和平和民族和解，但同时巴勒斯坦人民依然无家可归。以色列在承诺通过谈判调和犹太人及其阿拉伯邻国的民族希望的同时，继续在占领区扩大犹太定居点。在西岸和加沙地面制造事实将冒着使谈判在开始之前就失败的风险。

博茨瓦纳完全支持美国为召开中东和平会议而采取的行动，我们希望该地区各国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将坐到会议桌前，为协调相互冲突的民族主义找到共同点。美国的行动代表了一种机会，如果失去或者浪费了，只会使和平处于巨大危险之中。以色列现在具有其一生中仅有机会使自己感到满足的是，巴勒斯坦人所要求只是在西岸和加沙有自己的家园，而不是把犹太国从中东地区消除。巴勒斯坦人也同样有难得的机会澄清以色列是需要和平，还是确定其领土占领。

南部非洲的局势使我们有理由感到希望。白人少数统治的最后残余已经消除。南非正处于巨大变革的阵痛中，尽管似乎难以解决的城市暴力造成的印象是南非黑人无法认识到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暴力显然是由那些阴险份子所策划的，他们一心

要在这个饱经冲突的国家里破坏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南非人民站在他们所有这些年来寻求新南非的门口。种族隔离的支柱被移动并拆除了,尽管结构--种族隔离的结构--还原封不动。三百多年以来,种族隔离的立法基础第一次被搬开了,已经可以就所有南非人--不管其肤色、种族或信念--的南非进行谈判了。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联合国一致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条件虽然没能在字面和精神上都得以实现,但是已经到了南非人民走向会议桌就他们国家一个新的民主制度进行谈判的时候了。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于1991年7月就南非问题发表的阿布加声明明确指出了开始进行谈判的迫切性:

“委员会强调根除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心是将权力移交给一个在非种族主义和民主的宪法基础上选出的民主政府。他重申,现在最迫切和紧急的问题是就起草和通过这一宪法进行谈判。为此,他呼吁民族解放运动和所有反种族隔离力量在一个爱国阵线的框架内共同工作。(A/46/450,附件四段)”

南非今天的形势几乎和纳米比亚在那一领土上实现安理会第435号(1978)决议时的形势雷同。如果我们期待着在南非建立完美无瑕的和平并以此作为开始就一个新南非进行谈判的前奏曲,那么我们就是在期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越接近新南非的实现,我们就会遇到越挺而走险和恶毒的反抗。伴随着谈判的很可能是在南非各城镇和其他地方被唆使或随心所欲的暴力行动升级。

在这个重要关头,最重要的是通过一个民主宪法,从而一劳永逸地在南非结束少数人统治。政治犯已获释、正在获释和将全部获释,这仅仅是因为监禁他们也毫无意义。大赦--尽管不完美--正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委托主持下实行,保证流亡者安全回国。形成种族隔离基础的并成为联合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对象的压迫性法律已被废除。今天在南非有一种相对自由的政治活动气氛,其自由程度至少允许展开一个所有党派的会议就新宪法进行谈判。

然而,联合国必须继续坚持在那个国家的各个城镇和其他地方停止暴力活动,以在南非创造一个有利于谈判的气氛。尽管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责任要由南非政府承担,但是对黑人领导人来说,寻求对破坏性暴力活动的全国性解决办法也是义不容辞的。仅仅站在那里、观望、批评并听任雇用歹徒和刺客的黑暗及邪恶势力骗取南非人民摆脱种族主义暴政蹂躏的权利,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为1990年9月6日开始的联合国西撒哈拉行动感到高兴。希望冲突双方同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进行合作,以保证按期举行一次一劳永逸的解决西撒哈拉问题的成功的公民投票。

在中美洲,希望萨尔瓦多领导人能同秘书长促进谈判的努力合作,结束使这个国家遭受鲜血流尽而死亡的威胁的毁灭性内战。我们促请安理会继续高度关切这个问题。

近年来,被一些人称为“无边界的经济”在世界上出现并发展;然而,世界经济继续被少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控制着。我们不能够在国家一级谈论民主、好的管理方法和透明度,而拒绝将这些原则用于对国际经济制度的管理。让多元化在全球经济宏观管理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确实是恰当和可取的。“无边界经济”的主要角色们应当意识到这也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世界经济痼疾令人痛心的提醒我们,为主要的行动者们所偏爱的一切处方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原因。其他国家的参与将为处理这些问题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法。

博茨瓦纳欢迎秘书长1991年7月3日在经社理事会第二次定期会议的开场白中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一次发展信贷国际会议的建议。大会本次会议将严肃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为此感到高兴。现在,令人分心的东西方分裂已被消除,到了处理人类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时候了。那些曾用于生产和保持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大量资源现在应被转而用于紧迫的发展问题。我们衷心希望能够充分利用目前的意见一致的环境,以作出令人满意的决定。

我们期待着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成功的结束。东欧和中欧同世界经济的结



合需要更易于进入市场。如果没有增加了的贸易机会,仅靠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过渡中的经济是不能导致持久的和能支持住的发展。现在存在着结束保护主义的新的紧迫感。

非洲的严峻的经济形势仍在继续。在很多国家,形势恶化。这个大陆面临的是使其丧失能力的债务负担。1990年底,非洲的债务已达2 700多亿美元。尽管同全球债务数字相比,这个数额看上去较小,但是,当考虑到偿债比率如此之高,以至大部分出口收入都用于偿债而不是用来为发展提供资金的时候,问题之严重和巨大就一目了然了。假如非洲要能面对90年代的发展挑战,就应当把减少债务责任作为一个优先问题。非洲国家完全懂得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他们承认需要重新改变政策,以有效的处理发展问题。重要的是,非洲的特别需要不仅仅被置于国际日程当中,也要作出真正的努力解决他们。

博茨瓦纳极其重视环境和发展问题。保存我们的再生和非再生资源是我们制订和实行发展政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自独立以来,博茨瓦纳制订了有关环境问题的各种法律。去年,我们通过了一个全国性的养护战略,旨在确保环境和发展问题间的有效协调。主要关切的领域是土地退化,使用木头燃料而不重新种树,开采地下水,野生动物种类减少,产生污染土壤和水的垃圾,以及弃置露天矿井和采石场。

博茨瓦纳的政策是保护环境的责任应由国家资源的拥有者和管理者承担。他们包括社区、农民、牲畜拥有者以及小企业和工业家。在此方面,政府要求重要的发展项目都应有环境影响的全面研究。博茨瓦纳的目的是确保象土地、水和森林这样的资源的价格反映出它们的稀有价值,以提高对保护这些资源的必要性的认识。

博茨瓦纳致力于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发挥其作用。鉴于发展问题是一个国家处理环境方面挑战的能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自己所能做到的是有局限性的。因此,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将是多边合作方面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我们热切希望会议将通过旨在针对环境和发展之间的联系的具体决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都生活在赤贫中,对穷人来说,长远的持久

性问题在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决定中所起的作用很小。他们的首要考虑是如何一天一天生存下去。贫困导致环境恶化,环境恶化又导致并加剧贫困。这个第一次世界环境和发展问题首脑会议应明确地处理这些问题。除其他以外,这将包括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对环境无害的技术。

博茨瓦纳重申它对联合国的信心。尽管在过去经常有种种严重的限制阻挠了它为和平作出的努力,这个独特的组织为我们甚佳服务。现在联合国已摆脱了这些限制,并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目标感,它有能力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塑造世界新秩序,并给予它意义。

最后,我们热切希望非洲争取联合国秘书长位置的努力将取得成功。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得到在第三八层上任职的机会。

戈米那-班姆巴里先生(中非共和国)(以法语发言):世界所发生的动荡的后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将国际关系引向一个新的方向,最近这些变动如此猛烈、迅速和深刻,整个国际社会仍然在审查它们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国际关系的未来的影响。

确实这一现象可粗略地解释为多年来许多国家的人民希望破灭,屡遭挫折产生的矛盾的爆发,然而我们却真正面临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曾经决定力量均势的世界截然不同,联合国今天的正是以这一均势为基础的。由于这一世界的发展具有的势头,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估量。

仍然我们必须努力使目前世界的状况与新的国际社会因素的发展协调一致,以避免加剧多边主义未能纠正的不平衡。

以上就是中非共和国代表团想向大会谈论的想法。我首先有义务转达中非共和国总统、国家首脑安德烈·科林巴将军阁下对大会的工作取得成功的良好祝愿。

我还非常高兴地向希哈比先生转达中非共和国代表团对他当选为本届会议的主席的热烈祝贺。在这个正在变化的世界里,他的国际经验将使大会的审议工作必定取得成功,请他放心我们将提供充分的合作。

他的前任吉多·德马尔科先生指导上届会议工作的才干和妥协精神理应得到中

非共和国代表团的赞扬。

中非共和国政府还想在我们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的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对他坚定地促进恢复联合国的信誉、声誉和权威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对于联合国为确保世界的情况与《宪章》的原则保持一致而正在采取的行动来说,这些因素在今天是必不可少的。

新的成员被接纳到我们中间是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愿望得到实现的最好体现,这也是秘书长为使联合国具有普遍性所作的努力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阶段。

因此,中非共和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向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示衷心的祝贺,我国与这两个国家有着和睦的友好关系,我们希望这一关系将通过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合作得到加强。

当今世界国际上的社会情况要求进一步确定我们为这些情况制定一条与联合国的理想和原则相一致的道路的愿望。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情况?诚然,导致这一新的世界秩序到来的情况产生于国际关系强有力的发展,这一发展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在重新确定它们所进行的集体安全的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正常化。

对于结果出现了这一积极的趋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高兴,这一趋势导致了首先是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等各种国际问题上出现了进一步的妥协。

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世界上的那些区域的情况的发展在此方面也是十分重大的。无论是在柬埔寨、西撒哈拉、阿富汗、南部非洲还是在朝鲜半岛,得到了有关各方真诚的政治愿望支持的联合国行动已使提出,或至少开始与这一妥协的趋势相符合的解决办法成为可能。

中非共和国代表团希望看到同样的精神将指导解决如东欧出现的同全世界民族主义兴起有关的问题。

但和平的不可分割决不能阻碍一些区域从目前的趋势中受益,这些区域的人民有权渴望过和平生活。

首先在中东,必须作出一切努力来实现一个正义和持久的解决方案,完全保证巴

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以色列的合法生存权。我国代表团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召开的有关中共和平会议将为制订这样一项解决方案创造一个机会。

其次在南非,比勒陀利亚政府希望进行改革,并以新的观点看待全国辩论。我们应该鼓励目前正在进行的努力能够得以继续,以便把南非转变成为一个享有平等权利和完全铲除种族隔离的真正民主社会。

国际关系的新气候使得上述发展得以实现,这些发展本来可以扩展到其他合作领域,以便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上达成平衡。但是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如我们目睹国与国之间在发展这样一个根本领域中所进行的受到严格限制的合作。我们正是在那个领域看到了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同国际社会对那些愿望所作出的反应之间的差距。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改变这种反应,必须把发展概念同安全概念结合起来:各国为政治原因所长久制订和追求的严格的军事上的安全目标,由于这项原则的基础——两大集团间的竞争——的消失而被取消。

发展作为向全世界人民提供所有领域内的保障的方法——幸福生活的保障、生态保障、粮食保障——应该为国际关系中不幸缺乏的合作提供一个理想的框架。看来好像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发达国家的漠不关心面前,继续被排除在发展之外。

但是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机构的协助下,在各地组织了多少会议,大会、讨论会和报告会来考虑并试图解决那些国家的问题呢?尽管病症经常得到确定,但从来没有能够寻找到一个治疗方法,而那些国家的形势年复一年地在恶化。由于初级商品价格的急剧下跌,极其沉重的债务和债务偿还负担、净资源流动的负增长以及发达国家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所形成的联合影响,那些国家将永远不能享有实现持续和持久的经济进步所必须的条件。

最近对《1986-199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评价证实了国际社会为非洲国家采取的行动的有限性。同时,存在着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活动区

域化的日益增长的趋势,这只会导致非洲受益的进一步减少。

在这个政治紧张局势全面减少的时刻,非洲国家合法希望能够利用经济相互依存来找到解决他们问题的方案,可我们能够为非洲国家预测什么样的经济未来呢?像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中非共和国政府同国际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已经制定出一项新的发展政策框架,我们的牺牲代价是众所周知的,这应该唤起国际社会的善意了。

去年四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助下召开的圆桌会议,帮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价了我国政府在稳定经济的努力中所继续面临的困难。我借此机会感谢上述圆桌会议的所有与会者,他们对中非共和国的形势表示关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履行对我国的承诺。

我国政府感觉到国际关系的新趋势也应该扩大到发展领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国际社会如此热切期望的新秩序将是徒劳的。

应该根据初级商品的真正价值,为解决初级商品市场的问题而进行更持久的努力,尤其因为非洲经济严重依赖这个市场,就更应该这么做。

同样,为了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共同利益,有必要更加重视寻求债务及债务偿还问题方面的妥协。中非共和国代表团一直要求召开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国际会议,我们希望,目前各国之间关系的气候能够帮助实现这个目标。

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着发达国家所主张的一种趋势,就是在向非洲国家提供帮助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援助时附加额外条件:民主化努力的有效性及尊重人权。这样一种方法可能引起把次要问题附加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大缺点,那些人民为了能够享有更美好的生活仍然需要国际社会作出贡献。

中非共和国已经踏上了得到确认的民主化道路,象中非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考虑这个新形势,并支持他们为深化和扩大民主所做的各种努力。

注意国际社会趋势,以便避免世界社会现实同联合国法律之间的不一致是可能的。《宪章》中规定的各国间的合作已经使国际关系朝着一个新的政治方向前进;它也应向各国显示实现那些反映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愿望的国际社会现实的手段。

世界平衡要求做到这一点，中非共和国代表团相信未来是符合《宪章》的宗旨的，我国代表团愿同其他会员国一起希望，本届会议将标志着朝着各国有效发展合作方向前进道路上的新阶段。

豪鲁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我要象在我前面登上大会讲坛的人一样，也祝贺希哈比先生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他的当选不仅标志着对他许多品格的应有的承认，而且还体现了他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因致力于国际和平、安全与合作的事业而在世界上所享有的敬重。贝宁代表团确信，我们的工作将在他的指导下获得成功。

我国代表团还向他的前任吉多·德马尔科先生致意，他在第四十五届会议期间以非常干练地领导了我们的审议工作，那次会议特点使我们加深了对调整和振兴联合国的共同想法以及我们就《旧金山宪章》的目标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愿望。

贝宁共和国政府感谢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他为实现联合国的和平与正义的目标而作出的不懈努力，无可否认地帮助世界上正在出现的政治变革加速进行。这些变革已在冷战的结束中反映出来，冷战的特点是各个层次的各种争夺。鉴于他的第二任期即将结束，我们向他转达我国对他作为联合国的领导人所表现出的伟大献身精神的赞赏。

我们还向不分远近的与秘书长一道工作的所有人表示这种致意。他们竭尽全力地保证联合国的顺利运行以及成为其基础的崇高理想的成功。我荣幸地尤其祝贺秘书长出色的年度报告，该报告顾及联合国的荣誉，在加强联合国在国际领域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方面展望未来。

今年新会员国的加入再次加强了联合国的普遍性。我们欢迎在被吞并40多年之后重获其主权的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同样，我们祝贺两个太平洋国家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所有这些国家现都已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愿向它们保证我们在实现我们共同理想方面的充分合作。

我们还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加入联合国。我们希望，在不

远的将来,我们将象看到也门和德国的和平统一那样,看到朝鲜民族的统一,这将结束长期和痛苦的分裂的黑夜,并将有助于解决亚洲大陆上与冷战有关的棘手问题之一。

我们还对由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领导的柬埔寨代表团重返我们中间感到格外高兴。

在20世纪末期,历史正经历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变革。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积极和令人鼓舞的事件。在经过可怕的军备竞赛之后,美利坚合众国与苏联今天已鼓起勇气,开始了一场真正的裁军马拉松长跑,以建立一个更安全和更稳定的世界。美国总统布什最近建议消除所有陆基和海基短程战术核武器的倡议——它受到主要核大国,尤其是苏联的积极接受,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则负责任地接受了这些和平挑战——在这方面是重要的。在同样这种情况下,我们欢迎不仅两个核大国——法国和中国——而且一些非核武器国家决定加入1968年的《条约》,从而加强了不扩散制度。因此,我们期望该《条约》将在1995年失效时得到延期或成为永久条约。这将为扩大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国际合作开辟道路。

对抗的时代正——缓慢地但却确实实地——被国际合作所替代,我们看到团结精神的出现和加强及对必要的互相协助的不断增强的意识取代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夺。因此,过去的主要对立方面——美国和苏联——已确立了合作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在其限制武器的持续努力中,尤其体现为1987年《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的执行以及1991年7月31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该条约的目的是使我们免遭核灾难。

在区域方面,我要提到萨尔瓦多局势中的积极事态发展,这些发展归功于秘书长的努力和最近在墨西哥城举行会议的拉丁美洲国家为建立真正的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的基础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些措施将建立信任和安全,目的在于使和平不可逆转地返回这一地区。

人们怎样论述世界民主运动的发展呢?这些体现在政治多元化方面,这种多元化

已使我国贝宁在经过大约20多年的一元政府之后，建立了一个立法机构，确立了一位经直接普选产生的最高行政长官，并建立了一个保护我们自由的真正独立的司法机构。

我们为成为民主发展的一部分感到骄傲，这一发展一天天深入扩展到整个世界，其证据为反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先生改革政策的未遂政变的失败。这种事态发展加强了联合国的道德威力，这一威力正确地基于对包括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内的基本人权的促进、捍卫和保护之上。

无论当今世界新的政治形势看起来多么大有希望，在真正实现民主、自由和国际合作的欢乐气氛中，我们不应忘记地球仍然存在令人难以接受的不平衡、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和危险的紧张局势的温床。换句话说，国际和平与安全依然十分脆弱。

在南非，我们正在目睹种族隔离制度支柱的垮台，该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有损于安全的人的方面。我们只能说我们对此十分高兴。然而，我们有各种理由关注持续的暴力行为——现在应该一劳永逸地结束暴力——并关注在准备以一人一票原则为基础的民主和不分种族的宪法方面没有取得实际进展。因此我们呼吁世界各国人民重申决心努力帮助南非人民尽快重新获得完全的自由。

因此在情况清楚地表明当前进程不可逆转之前，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必须保持警惕并根据专门讨论种族隔离制度及其在南部非洲有害后果的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宣言中规定的各项指导方针继续采取目前反对南非的措施。认为取消对南非的制裁将会导致少数白人政府的体制迅速发生变化是不现实的。

此外，我们鼓励南非反对派为加速这一发展进程团结起来，这将会使南非能够促进实现南部非洲各国人民所渴望的和平与进步。这些国家的人民受恐怖和破坏之苦太久了。

在这种情况下，于1991年5月31日签署停火协议之后停止安哥拉内部敌对行为是结束破坏该国达15年之久内战的令人鼓舞的征兆。我们希望莫桑比克也会这样。我们还希望两国人民将能够享受对国家复兴和幸福至关重要的和平。



贝宁很高兴独立的纳米比亚和南非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2(1978)号决议的精神就沃尔维斯湾和邻近岛屿问题达成协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将能够巩固纳米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为一个繁荣的南非经济一体化创造条件。

在非洲其它地方,一些兄弟国家还没有摆脱种族冲突、社会与政治不公正和侵犯人权所造成的内战。我们有责任继续坚持不懈地向有关各方建议通过对话解决其内部争端。

在这一方面,国际社会必须不遗余力地鼓励区域倡议,如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关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倡议,该倡议支持吉布提的哈桑·古莱德·阿普蒂敦总统为恢复非洲之角和平所作的努力,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关于利比里亚的倡议,该倡议是在最近于亚穆苏克罗召开的所谓五国特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该会议由胡佛埃·博伊尼总统主持召开。贝宁很高兴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政府已经开始努力恢复两国间与睦邻友好的关系。1989年8月以来两国关系恶化了。

在非洲大陆北部,马格里布各国政府和人民渴望进行更多的合作,为了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发展必须鼓励他们为此作的努力。

如果说依然存在实现这一愿望的巨大障碍,那么这个障碍就是西撒哈拉问题,秘书长所作的值得称道的努力依然为保证和平,尽管最近停火。然而我国代表团毫不怀疑有关各方将与秘书长进行合作,执行在安全理事会第658(1990)号决议中所通过的解决计划,该计划规定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主持下进行自决公民投票。我国很荣幸是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90(1991)号决议建立的和平使团中直接参与这一领域活动的国家之一。

自从上届会议以来,中东局势没有好转。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和十分正确地与科威特合作的各国联盟之间发生的战争感到痛心。这场战争--由伊拉克侵犯科威特主权造成--以盟军获胜告终,但没有解决使该地区战火连绵的基本问题。不仅侵略科威特--已获解放--的伊拉克被毁了,科威特也是一片废墟。这种令人痛心的情景使

人类面临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否我们在开始重建之前必须以巨大代价大规模地破坏全人类的遗产？

贝宁共和国一直尊重《宪章》的原则，谴责以武力解决国家间争端。我们认为如果人类象过去那样对全面紧急解决中东问题故意拖拉，那么就会冒真正的危险。正如对伊拉克进行的战争，以色列同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冲突问题、尚未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外国军队依然驻扎在那里、仍未真正实现民族和解的黎巴嫩问题——这些问题依然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

因此急需采取具体而一致的措施，同时特别考虑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政治权利，以便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我们认为只有在有关各方进行真诚而坦率的对话才有可能最终公正地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我国希望美国当局所进行的磋商将成功地导致召开区域会议。我们欢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最近于阿尔及尔召开的会议上表示支持美国倡议。

在欧洲，塞浦路斯岛的统一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有利于和平与安全，象在南斯拉夫发生的民族冲突会威胁和平与安全。

贝宁关切这个国家的紧张局势，我们同这个国家有共同的不结盟理想。因此我们敦促该联邦所有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谅解，以便通过谈判恢复和平与安全。

在亚洲，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之后，极为重要的是各方面开始谈判，以便实现恢复全国团结和和平。

我们祝贺遭受十几年内战蹂躏的柬埔寨实现了停火。但是各个派别仍必须克服他们的内部争议，因为这些争议阻碍旨在在联合国主持下组织自由和公正选举的安全理事会第668(1990)号决议的执行。

由于世界似乎已经走一条停止集团政策的不可扭转的道路——念念不忘军事安全已不合适——限制军备的前景似乎正在出现。最终目标是全面和彻底裁军，因为全面和彻底裁军将腾出大量资源用于我们地球上最贫穷国家的发展。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组织将必须应付来自国际社会经济局势不断恶化--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另一个威胁--的额外挑战。

的确,贫困、匮乏、饥荒、营养不良、疾病、滥用毒品、环境的恶化在几天内杀死的人比广岛原子弹杀死的还要多。这些不幸难道不就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日常命运吗?正如秘书长在其年度报告中所强调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局势象非洲这样严重。

尽管人们取得了巨大进步。国际社会在二十世纪末正在遭受难以接受的不幸。任凭现代世界巨大资源和巨大的科技进步,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们仍然发现难以生存甚至存活。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才有一点点改善,尽管为改善它们作出了努力。在一个不断变化的、通讯手段使穷人能够看到富人穷奢极欲的世界上,这无疑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

一个允许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于饥饿和愚昧的国际秩序注定要失败。

1990年4月至5月召开的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八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宣言》没有忘记发出它的传统警报。所有国家都认识到问题的解决取决于采取使贸易自由化的国家政策,以便更灵活地对经济的演变作出反应。

此外,1990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在其最后《宣言》中建议国际社会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而给予它们更多的注意。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回顾在那次会议期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先生曾重申其支持发展和一个更公正、公平的世界秩序的呼吁。

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将无法达到其重要目标,如果它们不考虑和不解决一个已经成为基本性的问题,即组织全球的团结;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解决南北关系的基本问题,特别是那些同非洲债务、我们大陆的贫困化以及相伴随的一系列匮乏、疾病和失业有关的问题。事实上,非洲的形势--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都在这里--是不令人鼓舞的。

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要求采取了调整其经济的方案,其积极效果尚未看到。

面对所有这些国家的不确定的未来,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最近的最高级会议上认识到有必要采取应急措施,鼓励将在今后三十年内实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非洲经济共同体内形成。

但是在短期之内,非洲将象过去一样继续呼吁其债权国作出更多努力以帮助寻找一个解决痛苦的债务问题的办法,从而帮助它们完成其实现发展的内部努力。

我们应该赞扬一些国家为一般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些债务进行部分重订偿债期限或免除而作出的努力,我呼吁其他国家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采取同样行动。因为如果今天不采取任何行动以保证我们青少年有一个可接受的未来,那么在非洲全大陆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所造成的困难压力和许多匮乏将必然导致任何强迫措施都不能长期压制的社会问题和政治不稳定。

要把非洲从其经济绝境中挽救出来,国际社会的迅速行动是不可缺少的。

的确,在独立后多年的失败以及该大陆军国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导致僵局之后,民主时代具有将我们的国家引向动乱的危险--如果今后五年中不作任何具体和实质性的事情的话,而这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在此,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必须努力帮助非洲实行特设全体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受委托对《1986--199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的最后评价进行审查、于1991年9月3日至14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会。

在这一方面,我要呼吁所有代表团通过特设全体委员会在大会本届会议议程项目四下提交供其审议的两个文件。

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这两项文件,将使建议的执行成为可能,扭转衰弱趋势和非洲国家日益严重的贫困化,提高农村人口的非常低的生活水准。农村人口是非洲大陆独立以来所有政治和经济失败的主要受害者。

人类的未来也取决于一个健全的环境管理和一个持久的发展战略,大会通过的关于1992年6月1日至12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其第三次筹备会议于1991年8月12日至9月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44/228号决议的主动行动为此提供了基础。

我们诚挚地希望,我们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十分仔细地审查保护环境以及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和谐与持久发展的问题,并在由各谈判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内的专家起草的宝贵文件的基础进行分析和作出决定。

因此我们相信1992年的里约会议将会取得成功,我并有言在先的指出,我们各国特别是最发达和最富裕的国家必须对执行决定作出集体和各自的承诺。这些决定及涉及财政机制,新的、干净的技术的转让以及法律和组织机构。筹备委员会将于1992年3月和4月完成筹备工作,而大会则在1992年6月结束会议,筹委会和大会将要取得的协商一致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集团或一个半球的思想对另一国家集团或另一半球的思想的胜利,而将是实现一个没有疆界的共同事业--地球--共同梦想的共同政治意愿的结果。

贝宁期待着明年6月在里约召开的会议和执行会议作出的决定,我们和其他国家一样也定期地遭到自然灾害的袭击;这种自然灾害在数小时之内就摧毁了以巨大的决心和热情所进行的发展努力。今年5月至7月,贝宁南部暴雨不断,十年中第四次遭受了洪水灾害。这些洪水灾害造成了人员死亡,数百万公顷的农作物被毁,人民无家可归,房屋遭到破坏。

我借此机会再次感谢响应贝宁国家元首尼斯佛·索格洛总统和联合国救灾协调员办事处(UNDRO)的呼吁,并向我们提供各种紧急援助的国家。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并诚挚地希望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能够使我们进行重建方案,对付已经发生的灾害并能够采取措施减缓未来自然灾害的影响。

此外,贝宁认识到人类仍然是一切改变社会进程的主体和创造者,没有自由,就不可能取得真正和持久的进步。贝宁开始了一个民主进程,并正如我所说,已经成功

地完成了我国第一次选举。

我请各工业化国家和各国际组织以象他们对东欧国家所表示的类似的声援精神,向正在南方国家出现的民主社会提供大规模援助。只有这样,这些民主社会才能迅速地实现为巩固民主社会并逐渐摆脱经济困境及其后果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同样,在政治一级,必须象对待反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政变那样,迅速而立即地谴责政变并支持诸如海地那样的民主政府。因此,我国政府坚决支持为恢复海地根据宪法选举的总统让-贝特勒朗·阿里斯德的权力所进行的努力。贝宁深信,权力来自选票箱,而不是来自残酷的武力。贝宁热烈欢迎美洲国家组织(OAS)领导人今年9月30日在华盛顿一致通过的强硬决议,我们希望10月3日在安全理事会和世界各国首都发表的声明能够转变成具体的行动。海地人民选择了民主,这是一项主权范围内的行动。国际社会为此给予了帮助,现在也必须帮助他们恢复和巩固民主。

最后,要增强非洲和其他新生的民主国家,就必须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尊重人权、促进和捍卫人权和人民的权利不仅仅是空洞的言词,而是现实,并已转变成日常生活行动。

为此,我国已经采取了有益的措施,以确保有意义地参加将于1993年举行的高级别世界人权会议。

我们非常希望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辩论能够使我们巩固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辩论增强了我们的希望,即主要大国之间和睦将继续对世界事务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现有的冲突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我们也希望,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负担能够得到减轻,富国增加对穷国的援助使穷国能够执行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项目。

大会将会注意到,当前的国际形势使我有必要强调某些问题。这样,我想表达和陈述一个人民的希望,他们已经坚定地走上一条困难但而十分健康的自由之路,以通过自己的天才克服恐惧、贫穷和对未来的踌躇,同时并认识到国际合作和声援对实现其命运也是至关重要的。

恩加卢基英特瓦利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我本人和整个卢旺达代表团十分荣幸地对主席的当选和他主持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工作表示热烈祝贺。他的当选是国际社会对其杰出的个人品质和老练的外交官的才干的承认。这也是通过他对他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表示的敬意,沙特阿拉伯始终努力地加强各爱好和平和爱好正义国家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我们也对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当选和他们指导本届会议的工作表示祝贺。

卢旺达代表团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向主席保证,它作好充分准备为大会工作的成功作出贡献。

我们还向他的前任吉多·德马尔科先生表示赞赏,他以智慧和才能领导了第四十五届会议的工作,该届会议的成果得到了一致称赞。

还请允许我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致敬,他十年来在履行赋予他的极其繁重和复杂的责任方面以才能、智慧和献身精神服务于和领导了联合国。所取得的许多不同成就证明了他的杰出品质并增加了联合国的威望和信誉。卢旺达共和国将永远把他作为一个全心全意献身于和平、正义、团结和各国人民信服的人铭记在心里。我们衷心地向他深表谢意。

我还想和那些已经作了这样表示的人一起,衷心欢迎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大家庭,它们是两个朝鲜;三个波罗地海共和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我们真诚地祝贺它们并鼓励它们为崇高理想的兴旺进行工作,尤其是为巩固美好的多的国际团结关系作出贡献。

根据悠久的传统,每年召开大会会议是为了提供一个机会来评价联合国一年来的活动,这主要是为了在得到的教训、获得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为将来作准备。它还为所有会员国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来公开地和庄严地阐明它们关于国际社会当前关注的问题的立场。它还是一个这些国家表达其对未来的希望的机会,这些希望的实现依赖于所有国家人民除了虔诚的愿望和宣布意向之外,在更积极的团结之中得到动员和作出贡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并尽管国际政治关系中出现了相当积极的转变，卢旺达继续为国际经济局势严重忧虑。这个局势几乎没有什么理由使人乐观，因为我们念念不忘正在在加大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的世界经济结构性危机的恶化。

在阐明卢旺达关于政治关系和经济问题方面的主要国际政治问题之前，卢旺达代表团谨提请所有聚集在这里参加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代表团注意我国卢旺达自1990年10月1日受乌干达的武装分子袭击以来所经历的战争状态的严重性。

实际上，从1990年10月1日开始，包括一些被乌干达正规军“民族抵抗军”（抵抗军）雇佣服役并称自己为卢旺达爱国阵线，或英科扬伊-爱阵的前卢旺达难民在内的袭击者们入侵了卢旺达，1990年10月30日他们被赶了出去，从那时以来，便一直在组织对与乌干达接壤地区的卢旺达居民进行武装袭击。

侵略者们为给武装侵略卢旺达辩护而提出的第一个解释是，指控卢旺达政府拒绝同意让那些于1950年代末期由于卢旺达人民反对一个封建君主政权和争取在国内建立共和国制度而进行斗争逃亡国外的卢旺达人回国。

应该回顾的是，这个卢旺达难民现象产生于1959年推翻封建政权并代之以共和民主制的社会革命。封建君主制度的支持者们拒绝了新生的民主制度并宁愿与其党徒流亡到邻国，在1963至1968年期间他们时常从那里对新组成的卢旺达共和国发动武装袭击。

然而，卢旺达一贯寻求在国家法律和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基础上最后解决其难民问题。正是本着这个精神，一直持续不断地根据难民个人的具体要求进行自愿遣返。

此外，必须强调，1990年10月1日以来一直在卢旺达进行的战争是在我国同乌干达为最后解决居住在乌干达的卢旺达难民问题进行的谈判达到高级阶段的时候开始的。根据同乌干达的这些谈判取得的成果，卢旺达已经设想了也解决居住在其他邻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卢旺达难民问题的其他途径和方式。

仅仅在入侵卢旺达两个月之前，于1988年为制定一项最后解决乌干达境内卢旺



达难民的问题而设立的卢旺达-乌干达联合部长级委员会刚刚于1990年7月27-30日在基加利举行了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非洲统一组织参加的第三次会议。在该次会议上,卢旺达和乌干达政府刚刚达成协议,以便在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主持下在难民自己之中进行一次调查,以查明他们对于向他们提出的三项选择的意愿,这些选择是自愿遣返回卢旺达、最后定居在乌干达并归化或由他们作出第三种选择。

还应该回顾的是,已决定卢旺达-乌干达部长级会议将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于1991年1月再次举行会议,以最后完成和签署根据该调查的结果达成的解决办法,并与此同时由一组难民访问卢旺达,来亲眼目睹该国的社会和政治局势和向其他难民汇报他们的印象,以便使后者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充分了解情况的决定。

不幸的是定于1990年9月底至10月中进行的该次访问被单方面取消,相反,卢旺达从1990年10月1日开始对卢旺达进行了一场武装入侵。

自从这样强加给它的武装冲突一开始,卢旺达就在友好国家特别是我们次区域国家的帮助下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外交主动行动,以便在该国和该地区恢复和平。

在这个背景下,在坦桑尼亚的姆万扎和扎伊尔的巴多利特举行的首脑会议强调尊重交战各方之间的停火,开始冲突各方之间的对话以及进行努力为卢旺达难民问题找到一项最后的解决办法。

正是为了研究如何具体解决卢旺达难民问题,本地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1991年2月19日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聚集一堂,召开了一次区域会议。1990年10月1日以来强加于卢旺达的战争残酷地中断了寻求具体解决其难民问题的进程,虽然卢旺达政府对这一事实感到非常遗憾,但当时它再次表示相信所有卢旺达难民自愿回国是一项合法的权利和将促进和平与和解的因素。

因此,卢旺达重申它准备采取必要步骤,协助那些愿意回国的难民顺利地回来并确保他们重新参加各方面的国民生活,但在这方面要求国际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

根据在达累斯萨拉姆会议上作出的决定,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与有关国家进行合作正在制定寻求持久解决卢旺达难民问题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将提交给明年年初召开的一次认捐会议。卢旺达政府方面也在采取具体行动,为那些选择遣返的卢旺达难民的回国进行准备。一项保障对卢旺达难民大赦的法律很快将通过。

虽然如此,卢旺达至今已经经历了一年的战争状态,这已经证明那些对卢旺达进行侵略的人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寻求具体解决卢旺达难民问题的努力。的确,如卢旺达国家元首在于今年6月在阿布贾召开的第二十七届首脑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卢旺达爱国阵线已意识到为使对卢旺达的入侵合法化而向世界提出的难民问题的借口对于非洲和国际公众舆论已经不再有分量时,它便改变了讨论的方向并将入侵称为捍卫民主的理想,企图使人们相信它所作的是出于在卢旺达建立民主的决心。

事实是自1989年1月以来卢旺达政府一直在提议来一个政治革新,其后这一想法有了实际内容,首先是1991年6月10日通过的新宪法使政治多元化合法化以及有效建立了政党,这些政党已在活动并不可逆转地致力于加强民主进程。

由于几乎为发动战争而提出的所有借口都是没有道理的,人们很难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些对卢旺达进行侵略的人继续敌对行动,拒绝次区域一级召开的国家元首最高级会议建议的停火和拒绝放下他们的武器并参加在双方都可接受的调解人的主持下的对话。

由于深信结束战事是解决这场持续了一年的冲突的关键条件,卢旺达从没有排除与侵略者进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然而,它一直强调只有不再使用枪炮而且交战双方在1991年3月29日签署的停火协议得到遵守才能进行这种谈判。

因此,使卢旺达爱国阵线在持续战事方面的顽固立场阻碍了对话的进展。卢旺达国家元首在非洲统一组织上一次首脑会议上讲明了乌干达在这方面应负的责任。在表明了那些袭击卢旺达的人在卢旺达本身没有基地而是从他们得到庇护并取得所有必要的后勤支助的乌干达行动之后,他要求非洲统一组织责成乌干达在其领土上解除侵略者的武装。

应该注意的一个积极情况是1991年9月7日在扎伊尔的巴多利特召开的国家元首最高级会议，再一次强调接受立即和彻底停火的约束并建议冲突各方迅速进入对话。第一轮对话于1991年9月15日至17日在调解人扎伊尔国家元首蒙博托·塞塞·塞古元帅的主持下在巴多利特举行。

但我们非常遗憾的发现卢旺达爱国阵线凭着乌干达军队对继续战争的支持一直在玩弄拖延的花招，抵制对话并阻止它取得进展。通过对话各种立场肯定可以得到调解。卢旺达政府方面非常拥趸这种对话并准备不加拖延和不提先决条件地恢复对话。卢旺达政府的强烈愿望是，这个对话迅速带来有助于结束冲突的结果，从而在卢旺达以及整个地区创造和平和安全的有利气氛，同时协助那些愿意回国的难民回到卢旺达。在我们力求将这个希望变为现实的时候，卢旺达非常需要国际社会，也就是参加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

当人类为实现其最深切的愿望——也就是发展国际友谊、自由和各地人民的进步——而继续它的长征的时候，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不断地建设各国间的友谊和合作的联系仍然是我们行动的基本目标。

卢旺达愿再次庄严地声明它将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胜利并对联合国自建立以来所取得的宝贵的成功向它表示深切的敬意。我们利用这一机会表示我们希望进一步加强人民之间的兄弟和团结的纽带以使我们能够结束世界上，特别是包括非洲在内的南半球的危机，一场既是经济方面的也是政治方面的危机。

尽管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以来联合国的记录总的看是成功的并作出了不倦的努力，但国际社会今天仍然面临着给国际政治舞台罩上阴云的某些冲突。世界仍然因不容忍、殖民化、压迫和种族主义的不合时宜的情况造成的血腥的紧张情况和致命的冲突而受到折磨。在任何地方，只要人民的主权和国家的完整受到蔑视，人民的尊严和基本权利遭到忽视或被践踏，赤裸裸的暴力便支配一切。

关于基本人权和人的尊严这个主要问题，卢旺达政府欢迎自从1990年2月11日释放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以来，在南非开始的消灭

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中所采取的步骤。

在废除了《土地法》、《种族区域法》和《人口登记法》这三个种族隔离的法律支柱以后,于1991年6月30日正式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1991年7月1日南非政府和非国大就释放政治犯达成了协议。这一切打开了南非种族关系的新篇章。

但是,我们遗憾的是暴力和屠杀行为仍在继续,特别是在黑人城镇,而负有维持法律和秩序责任的南非政府却没能避免这些事件的发生。我们同样谴责南非政府对这些行为进行秘密资助。

因此,在我们对南非的某些积极变化表示满意的同时,卢旺达政府认为在铲除种族隔离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卢旺达政府对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先生和非国大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并鼓励南非政府同包括非国大在内的南非的其他种族团体的代表继续进行谈判以加速在我们大陆的那一部分永远和真正地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日子的到来。

关于安哥拉,我国政府欢迎1991年5月31日安哥拉政府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签署的和平协议。这一协议是朝着恢复安哥拉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所迈出的重大步骤。国际社会应该支持正在进行中的双边和多边努力,并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实现协议中所体现的目标。

关于纳米比亚,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支持纳米比亚和南非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从而使得沃尔维斯湾及其附近岛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2(1978)号决议重新归入纳米比亚。

1991年6月4日至6日在尼日利亚的阿布贾举行的会议上,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和政府首脑认为沃尔维斯湾及其附近的纳米比亚岛屿问题不是边界争端而是一个涉及到非殖民化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尽快得到合理和明确解决的问题。

卢旺达重申对莫桑比克人民的支持,并对莫桑比克政府和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民抵运动)为和平解决冲突所进行的努力表示高兴。几年来,这场冲突已使这个国家处于分裂状态。

尽管大会第四十五届常会取得了重大进展，西撒哈拉问题仍然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事实上，安全理事会在1991年4月底通过了一项全面计划。该计划于1991年5月17日开始生效，并委任联合国负责组织和监督下一年在西撒哈拉进行的关于自决的公民投票，以便决定人民是否象西撒人阵所希望的那样要求独立还是愿意并入摩洛哥。因此，卢旺达欢迎在西撒哈拉的积极发展，并鼓励有关各方同联合国进行充分合作以便找到解决那场冲突的明确方法。

关于非洲的其他部分，卢旺达政府希望结束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内战，并鼓励那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为确保非洲那一部分的和平、公正和安全而作出不懈的努力。

关于利比里亚的内战，卢旺达依然相信，只有通过对话，那一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才能够得到恢复。因此，我们非常愿意看到冲突的各方在该地区国家的支持下，为恢复利比里亚人民的和平与团结而继续进行磋商。

卢旺达对通过对话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深信不疑，并坚信不诉诸武力的原则。按照国际道德和现代国际法，卢旺达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和侵略。

在国际论坛上，卢旺达一贯表明致力于和平和政治对话，并一直努力在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层次上将其付诸行动。因此，就象其他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一样，当停火协议于1991年2月28日在海湾签署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气。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起来的目的在于把科威特从1990年8月2日以来的侵略和伊拉克占领中解放出来的反伊拉克盟军解放了科威特。

正如在整个海湾危机期间那样，卢旺达支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主持下为恢复世界那一部分的法律、公正、和平和安全的措施和努力。

中东局势仍然令人极为担忧。巴勒斯坦问题更加剧了阿以冲突。这一冲突继续在国际社会中造成极度的不稳定。不管怎么样，国际社会已经一致认为应找到这一问题的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因此,大会第四十五届常会再次要求安全理事会研究适当的步骤以召开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由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在内的所有冲突各方参加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

卢旺达政府对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先生、联合国秘书长以及该地区的国家进行努力已经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他们努力说服包括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在内的有关各方,使其相信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必要性,从而结束自1947年以来一直伴随着我们的一场冲突。

因此,国际社会有义务支持所有目的在于促进1991年10月的这次会议的召开及其成功的双边和国际努力。

关于柬埔寨形势,我们对1991年6月25日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反政府联盟达成停火协定以及1991年7月18日的选举结果表示满意并予以充分支持,这次选举使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成为最高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自今年11月起至举行由联合国组织并监督的大选时止在金边掌权的临时机构。卢旺达支持联合国和其它有关各方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场冲突所作的各项努力。

卢旺达还继续鼓励旨在使朝鲜民族和平独立统一的各项努力,并希望朝鲜两国加入联合国大家庭将有助于实现朝鲜人民的合法期望。

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乐观地注意到并支持拉丁美洲已经进行的旨在为和平与和解进行对话和谈判的高尚主动行动,特别是在孔塔多拉集团的构架内采取的主动行动。我们认为,墨西哥首脑会议的结果是对巩固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贡献。

国际经济仍处在危机之中--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场危机日益对它们的生存构成威胁并有可能否定已经进行的艰苦的发展努力。这场危机基本上是结构性的,因为它涉及目前管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机制,而金融市场不稳定、贸易条件继续恶化、商品市场停滞不前和债务问题固有的消极影响变得越来越大。

非洲大陆仍面临着各种不发达的可悲问题;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前景非常严峻,对象卢旺达这样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它们面临着严重的结构障碍,而目前

的经济形势又使这种障碍变得更加严重。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条件正在不断恶化，他们没有能力对贫穷、饥饿、营养不良和无知的枷锁采取任何行动。

作为一个受持续国际经济危机影响非常严重的受害国之一，卢旺达对这种形势表示遗憾，并再次吁请国际社会表现出更大的团结和更加有效的理解，以便克服它们受到的各种制约和发展问题。

债务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正如1991年6月4日至6日在阿布贾召开的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正确回顾的那样，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的非洲国家出售的商品价格空前下跌和工业化国家为阻止非洲出口而在其市场上采取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措施和限制性贸易的做法——这些都是导致非洲大陆债务问题的几个主要外因。

卢旺达感到遗憾的是，显然在联合国内，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尚没有对召开一次国际非洲外债会议的必要性达成共识，但尽管如此，联合国对应该就外债问题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正在出现广泛的共识。1991年7月18日在伦敦召开的七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首脑会议曾决定取消最不发达国家所欠的50%-80%的官方债务，虽然我们对这项决定表示欢迎，但我们仍感到，应该召开一次非洲外债会议，这种会议可以为谋求紧迫解决这种以非洲经济发展为抵押的严重问题规定一个恰当的构架。

在这方面，我们对日本主动承办定于1993年召开并有非洲国家元首参加的国际非洲发展会议表示欢迎。卢旺达共和国对日本人民和政府采取这种给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好处的历史性主动行动深表敬意。

关于国际贸易形势，卢旺达仍然认为，国际贸易制度为了使人们能够接受必须规定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并规定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目前受排斥的各小国加入这一制度。另外，为使这一制度可行，必须使所有贸易伙伴均能受益。

因此，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所有参加者都必须特别注意非洲国家的问题和关切。我们强调指出，谈判各方应该平等地参加，以便使谈判的结果对各方都公平并能够接

受。

卢旺达对1991年6月4日至6日在阿布贾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设立非洲经济共同体表示欢迎,该共同体的一个目标是促进非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非洲经济一体化,以便促进经济自给自足并推动内在的和自我维持的发展。

我们要求国际社会,特别要求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以各种方法支持这项主动行动并帮助新生的非洲经济共同体实现其神圣的目标。

我们要求采取公正和恰当的措施,支持我们这些国家作出了相当大的牺牲而进行的复兴努力,以及为在各方合作下制定更加综合、更加适合的解决方法而作出的努力,以便确保人类将享有公正、均衡和和睦的未来。

在这方面,卢旺达愿再次从这个讲台衷心感谢为其发展、特别是为其结构调整方案提供它所需要的多边或双边额外援助的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结构调整方案自去年11月以来一直在执行过程中。

生态问题目前引起了世界的关切。但是对环境恶化和环境保护的原因和责任以及对在这一领域要采取的措施仍有意见分歧。非洲再次成为受害者;出现了旱灾、沙漠化、洪水和虫害造成的破坏。我国卢旺达特别重视维护自然遗产并将保护环境作为其粮食自给自足政策中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

卢旺达很高兴国际社会正在处理环境问题,并了解到现在紧迫需要动员所有必要的资源以便为保证我们地球生存找到解决办法。现在有理由希望,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筹备工作的定于1992年6月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将能为人类维持健全和生机勃勃的环境而达成一致的和适当的解决办法。卢旺达正参与这项工作,并且为保证其成功作出了绵薄的贡献。

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是在特别有利的国际关系气氛中举行的。卢旺达欢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世界分割成两个对抗性集团并维持了欧洲分裂的冷战由于苏联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开放政策而永远结束了。这导致了东欧



的改革,特别是1990年10月3日德国的和平统一。

我们欢迎世界范围政治气氛中的紧张局面的总的缓解趋势,这允许并且促使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不同地方和地区冲突得到解决。推动东欧的自由与民主之风及其影响很快在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非洲感受到了,这是现在进行中的政治改革的主要因素。

卢旺达注意到并赞赏西方国家对这一民主高潮的支持。但是,卢旺达认为,西方国家在支持正在进行中的民主进程的同时,还应当尽一切力量保证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这一民主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因为,必须强调指出,如果不促进各国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要建立健全的民主只能是幻想。

我国于1991年6月开始建立了以多党制为基础的政治体系,我国抓紧这次机会重申其尊重人的尊严和其他普遍被认为是人权的价值观念的坚定的信念和承诺。我们并重申,我们相信未来将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和平与团结的世界,一个消除了战争和所有形式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和歧视的世界,一个永远消除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非正义的余迹的世界,一个以谅解、对话与合作为标志的世界。

我们强烈促请美国和苏联为人类的宽慰,维护在裁军方面的对话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并欢迎美国和苏联于1991年7月31日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我们还欢迎1990年11月19日35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11月19至21日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高级会议上签署的东西方削减常规武器条约。在同一次会议上,他们还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庄严地结束冷战,并重申这些国家不再是对立的,而决定建立新的友谊和伙伴关系。

我们特别欢呼美国和苏联赞同单方面裁减其核武库的决定。我们预先表示欢迎其他主要核武器大国也一定采取同样行动。

卢旺达对联国有真诚的信念,并认识到其在维持和平,安全与正义中,以及在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福利的斗争中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

我们表示真诚地感谢联合国系统内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所有

机构。

我们支持建立新的更有成效的南北合作,以便促进各国间的更公平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这一合作将符合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总的利益,并有可能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恢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最不发达国家。

卢旺达将以这种精神积极地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工作,并将不断努力对联合国实现《宪章》的崇高目标作出贡献。这包括在平等、互通有无、谅解和团结,以及在为世界上所有人民的进一步和平、正义与繁荣之中建立世界各国人民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主席:有两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

我想提醒与会者,按照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所作的发言限于10分钟,第二次限于5分钟,各代表团应当在其席位上发言。

我现在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埃克查霍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希腊代表团对阿尔巴尼亚代表9月30日在希腊外交部长发言以后行使答辩权时所说的话感到惊奇。我们对他关于居住在阿尔巴尼亚的希裔少数的人数所说的话以及他关于在希腊的所谓“查米人”的指控表示惊奇。

首先,让我谈一下在阿尔巴尼亚的希裔少数。阿尔巴尼亚代表所提出的60 000人口是以1989年阿尔巴尼亚的普查为依据的,这一数字完全不能接受。在阿尔巴尼亚当时的状况下,该国的公民不能宣布其民族身份。

希腊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一所谓“普查”的结果。事实上,希腊代表团在1989年12月23日大会第三委员会的发言(A/C.3/44/SR.15)中,对关于居住在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希裔少数的普查结果提出异议。希腊代表团这样做是因为该国以前的专制主义政权主观的承认只有居住在阿尔巴尼亚某一小块地方的居民才算作希裔少数的成员。所有其他的希裔人,甚至包括在这一小块地方出生但后来离开的希腊人仍然被认为非希腊人。实际上希裔少数的成员,正如希腊外交部长几天以前在本届大会上

提醒大家时指出的,在阿尔巴尼亚可达几十万,当然,多数希腊居民还没有离开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家乡。

此外,希裔少数的教育权利也受到同样的地理限制。即使是在那些有限的教授希腊语的地区,希腊语也只是在小学头四年教授,而居住在阿尔巴尼亚其它地区的希腊人没有权利接受母语教育。

至于阿尔巴尼亚代表提到的所谓“萨米斯”少数,我想再一次声明对我们来说这个少数群体根本不存在。阿尔巴尼亚政府所指的这个少数中所包括的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和我国遭受外国占领期间,与纳粹和法西斯占领军队相勾结,对希腊人民犯下了罪行,在战争结束后,他们自愿和占领军一道撤出了希腊。以任何借口颠倒二次大战的结果是不可接受的,那次战争使整个欧洲以及我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了许多生命,遭受极大的痛苦。

我们认为阿尔巴尼亚在开始走向民主时需要我们的支持。希腊政府从一开始就表示愿意成为一个友好和提供支持的联邦。然而,应该让大家知道阿尔巴尼亚当局对希裔少数的态度和行为是我们关系中的决定因素。

卡卢库比罗-卡姆南威尔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卢旺达代表的发言。在适当时候我国代表团团长将就卢旺达代表团对我国提出的所有问题作出答复。

然而,我想向本组织简单申明卢旺达必须接受对其国民的责任。卢旺达代表向大会承认卢旺达的难民问题始于1959年。从那时以来,逃离他们国家的卢旺达难民一直作为难民生活在乌干达。乌干达不是卢旺达用来倾倒入民的大难民营。他们不能永远违背自己的意愿居住在乌干达。

我明确否认乌干达以任何形式卷入了对卢旺达的侵略,乌干达也不支持卢旺达国内的难民,这些难民正在卢旺达境内——而不是在乌干达的领土上——战斗,以获得他们返回家园的权利。卢旺达政府必须接受对其国民的责任,必须与目前的地区努力进行合作,以解决其内战。

恩加卢基英特瓦利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我刚刚听取了乌干达代表的发言,他的发言可认为是对我今天在本组织早些时候的发言的答复。

问题并不在于对国民的责任。卢旺达确实感觉到对国民负有责任。但我们不能接受一个邻国、一个友好的国家——事实上,我们一直把乌干达看作是一个友好的国家,而且我们仍然把他看作是一个兄弟国家,尽管现在局势危急——允许侵略者从他的领土上出发入侵我们的国家。

我到很想听到乌干达代表否认弗雷德·里格迈少将曾任乌干达国防部长和乌干达军队的副总参谋长。我也很想听到乌干达代表否认本尼恩涅兹少校和彼得·自信加纳少校以及其他许多人曾是乌干达军队的军官。

我不想深入谈论局势,因为我听说还有另一个人要向大会发言,作为对我的发言的答复。我只想说我们要求签署了国际公约的乌干达尊重这些公约。他们签署了睦邻政策宣言。我们现在在联合国大会。乌干达是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也是《宪章》的签署国。它还是《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签署国。我们要求那些自由作出的承诺得到尊重,要求乌干达对卢旺达实行真诚的睦邻政策。对卢旺达来说,它将继续准备作出积极反应。但是乌干达必须警觉,并控制所有那些从它的领土出发袭击卢旺达的攻击者。

我想再一次声明,破坏卢旺达和平的麻烦没有一件始发于卢旺达领土。卢旺达的所有袭击者都来自乌干达的领土。许多中立的国际观察家指出了这一点,如果还有其他人想知道事实,他们可以自己来看看。

我们要求乌干达奉行真诚的睦邻政策,尊重它在《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框架内的承诺。

罗迪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由于时间太晚,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保留在其它日子作出答复的权利。

下午6点30分散会。